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真經新傳卷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董邦本

南華真經新傳卷九

宋 王雱 撰

至樂篇

夫能去異學守正性忘已而與物齊諧者則死生富貴窮達壽夭不能介蔕於胷中怡然逍遥於天地之間矣莊子因而作至樂篇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

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

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誙誙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

夫萬物不足以憂者至樂也至樂者非由自外而入也非由感音而生也出於忘已無為而天下不能知

之也故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惟能忘已無為則至樂自有有至樂則可以全身身全而豈為無樂歟故曰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然而天下之世俗不知至樂之所出徒以富貴壽善衣食聲色之備為其樂故得之則勞形畏生耽之而不悟失之則刻意傷生求之而不止是為大惑而已矣安知至樂之其樂也內為樂之其樂也外乎此莊子所以有為形亦愚亦外亦疏亦遠之言矣

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至樂生於無為無為則非有樂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出於難名難名則非為有譽也故曰至譽無譽然

而無為者合於天地之道也天地無為而任物之生成安有勞苦之困歟此其所以為樂之至也人能無為則亦為樂之至人安得於無為乎故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又曰人也孰得無為哉此莊子譏於世俗也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

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夫至人以生死為往來故生不喜其成而死不哀其毀莊子妻死而箕踞鼓盆而不哭者盖了於生死之常而至樂也與孟子反子琴張編曲鼓琴之意同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虚黄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蹷蹷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支離叔者言其形不正也滑介叔者言其心無智也此莊子製二子之名而寓其意夫形不正者能忘於形心無智者能忘於智忘形忘智則其於死生了然

矣是以二子同遊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黄帝之所休而以觀變化之妙也夫觀變化者達觀其生死之變也能達生死之變則外物安足累我乎雖柳生於滑介叔之左肘而亦不為之惡也故曰我又何惡若二子者可謂萬物不足以憂之而内能全於至樂也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

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額曰

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夫生者一氣之暫聚死者一氣之暫散生未必無為而死未必有為未必無為者至樂所以缺未必有為者至樂所以全此莊子所以有髑髏不棄南面之樂之言也夫六骸者寓之於身也生則隨氣而暫聚死則隨氣而暫散聚散皆非我之所有我又何自有而有我乎自有而有我則未能忘形也不能忘形則有為也有為而與物相靡刃則至樂安能內全歟此髑

髏之不欲復為於人也

顔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懐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黄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内求於已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

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鮍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

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擬人神農黄帝堯舜之道非聖人不足與言之齊侯中材之君也安足與言此道乎此顔回之𢡖而孔子所以有憂色也夫非聖人而與言聖人之道適使心之致惑也心惑則求之不止而傷生傷生則至於死而已至樂安得而全歟故曰惑則死安若順其材而語之以中庸之道乎如此則不惑而生全生全則樂亦從而全此孔子所以有以鳥養鳥之喻也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予與
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
得水則為㡭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
為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
為蝴蝶蝴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
為鴝掇鴝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
斯彌斯彌為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瞀芮
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

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至人者冥於生死之極而以生為不生以死為不死不生所以生不死所以存此列子所以見髑髏而有予與汝未嘗死未嘗生之言也夫未嘗生者能生生未嘗死者能化化故繼言萬物生成變化之無終也然萬物生成變化之無終其出入皆由於機也機者道之妙本而萬物安有名由乎故曰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夫萬物出入皆由於機也其生成豈不為

樂乎此莊子言之於終也

夫外形骸忘彼我全於無樂之至樂則其於性命之

達生篇

情盡之矣莊子因而作達生篇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

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

夫生者時之暫來受之有涯也命者天之所付也自然無間也知其暫來則所謂達生之情也知其所付則所謂達命之情也知其有涯而不以外物而傷之所謂不務生之所無以為也知其無間而不用智巧而蹈晦所謂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然而生必有形

形必得養裁其非類而養之所謂養形必先之物也

養形役物而無厭則物有贍而形必喪故曰物有餘

而形不養者有矣夫形者生之所寓也非我所有也

我有而不能自忘之所謂有生必先無離形也形旣

不忘而自有則形愈虧而生必喪故曰形不離而生

亡者有之矣惟能忘生而又能忘形則適來之謂時

而適去必能順也故曰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可止

夫莊子之書其篇有名養生者有名達生者養之者

自內而達之者及外以其自內而故以養生為內篇以其及外而故以達生為外篇此周為書之意也

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事無窮生有涯以有涯而應無窮則力不贍而命殆矣惟能棄事而任自然忘身而處無為則逍遙自得而神王矣故曰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形不

勞者形所以全也精不虧者精所以復也全則反於真復則歸於靜如此則與天無異也故曰形全精復與天為一與天為一則物最之也故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為物之父母而能生成於物故曰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始者言其生而體者言其成生成萬物而不勞形損精而與化之密移是謂至精之精而歸於自然而然矣故曰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

夫至人者虛心應物而無不通也故曰潛行不窒待

物以誠而物莫傷也故曰蹈火不熱反以相天而心

無累也故曰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然而至人如此

者由精神之不虧也非智勇之用也故曰是純氣之

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

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

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

壹其性者不跂其本也養其氣者不出其和也合其

德者守於自得也不跂其本則正正所以存不出其

和則真純所以全守於自得則過失所以忘如此則
真君虛靜而明於萬物之始故曰以通乎物之所造
至人若是而其道所以曲全而其妙所以不測萬物
焉能撓役乎故曰夫若是者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
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
其神全也乗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
其胷中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
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

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九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橛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

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顔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

以黄金注者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内拙

夫承蜩操舟技之至末也由能用志而精之精之則乃幾於神也而况全生之道乎夫生者事之至大也人能用志而全之全之乃入於神也世俗不能用志而全之此莊子所以寓言仲尼之歎承蜩顔淵之美操舟也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

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夫生必有形形必有體體所以分於內外也全生者均養其內外則內外兩全而生所以全也若專養其內而忘其外則外與物迕而不免於累此單豹所以亡軀於虎若專養於外而忘其內則內必焚和而不免於累此張毅所以没身於病也二子者皆不中於道而罹其害此田開之所以有牧羊之喻也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

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腞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為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

反誒詒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户内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

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覇桓公輾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紀渻子為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紀渻子之養雞梓慶之為鐻皆能全其天真而順其

自然也夫天真全則所以德全而合於天故雖遂至

於無敢應而鐻成而凝於神也

孔子觀於吕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

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静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禄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輙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専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

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

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顔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

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

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

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屨之適也忘

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

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有孫休者

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

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

矣今休欵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

鼷以車馬樂鴳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全生之道非至人不能知之矣非至人而與語全生

之道是養鳥以太牢九韶之具也安能使無驚懼之

心歟此扁子所以慮孫休之惑也夫莊子之作此篇

以覺世俗未悟全生之理也而世俗者未可卒告之

以全生之道故終於扁子之所歎而寓其所作之意

也若莊子者可謂能盡其意者乎

山木篇

夫能達生之情而無為無為則歸於虛靜寂寞而材

全材全則不斵乎用矣莊子因而作山木篇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莊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

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

唯道德之鄉乎

夫命者材之體材者命之用材所以殊小大而用所以分有無聖人之材大材也材大則材全而已矣材全而以無用為用則能全生此山木以不材而得終其天年也世俗之材小材也材小則材缺而已矣材缺而亦以無用為用則反喪生此山舍之鴈以不能鳴而見烹也夫鴈之不能鳴亦似山木之不材也似之而未為其全材是以不免於患也故曰材與不材

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静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

刳形去皮灑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
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
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
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
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
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為君車君曰彼
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
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

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夫材全則所以知命知命則所以不憂魯侯之材不全而不能知於命所以有憂色而已夫憂者生於物之所累也魯侯物於國而其國所以為之累此市南子引豐狐文豹皮為之災而諭之也人欲使其國不能為累者莫若無心於物而任其自然無意於民而任其自化汎然遊於自得之場而處於至虛之域則其材所以自全而其用歸於無用乃入於寥天而孰能為之害乎故曰君自此遠矣又曰虛己以遊世其

孰能害之此市南子語魯侯以深根固蔕無為清淨之道也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歛以為鐘為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

夫道一而不可不變也變而復歸於真也生物而任其自生也成物而任其自成也不加不損而與物無迕也無為無用而莫知其終也此皆至道之妙體而得之足以全生矣此北宮奢所以寓之於為鐘為壇之間也故曰而況有大塗者乎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翂翂翐翐而似無能

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真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

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疎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

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逺矣且君子之
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絶
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
佯而歸絶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
雽又曰舜之將死真泠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縁情莫
若率縁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
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係
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

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生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

與人聲犂然有當於人之心顔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禄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

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

不逝目大不覩褰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令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為吾戮吾所以不庭也

形者天之委質也命之所累也惟其能忘形則足以忘物忘物則足以全命命全則足以全生惟其不能忘形則不能忘物不能忘物則不能全命不能全命則不能全生此莊周所以有執彈鵲蟬螳蜋之言也夫執彈彈鵲而忘栗林之禁此役於物而不能忘形也螳蜋搏蟬而忘異鵲之所利此利於得而不能全命也不能忘形而全命皆不免於憂患也安得生所以全歟此周之所以遽悟而不出門庭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夫欲全其性命終其天年者莫若外忘其形也形忘則所以自得而所適安有不得歟此陽子所以取逆旅小子之言也夫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者此皆外忘其形而惡美從而兩忘也

豈為不全性命之情歟此莊子所以言之於篇終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九

南華真經新傳卷十

宋 王雱 撰

田子方篇

夫真人者全至樂達生理以不材為材無用為用而不失真此魏無擇之師如此矣莊子因而作田子篇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

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縁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

夫真人者内直而不假於物也具體而任其無為也

故曰人貌而天虛靜而不失其正也故曰虛緣而葆真湛然足以有容也故曰清而容物邪僻來干則示之以未始出吾宗而俾之自滅也故曰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此皆合於道之無名也無名安可强名乎此田子方所以言無擇何足以稱之也夫子方之師如此也萬物安足為累乎此文侯自嗟其所學之非道而魏國之為累也故曰吾所學者真土梗耳魏真為我累耳

温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温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温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

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真人者敦兮若朴也曠兮若谷也淵兮似萬物之宗也不可以智度不可以言接此溫伯雪子之如此而仲尼見而不能言也夫仲尼見而不能言者心得也心得何假於言乎故曰亦不可以容聲矣

顔淵問於仲尼曰

夫田無擇之師與夫溫伯雪子其道所以為得矣由未及於仲尼故以顏回稱仲尼之道而總言之仲尼之道至妙矣其所得得之於老聃故以孔子與老聃論道而次之也故無擇之師不及溫伯雪子溫伯雪子不及於孔子孔子又師於老聃故第差一等而言之此莊子託數子之稱師而論道以至於精也

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

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者

仲尼者入於道也顔回者知於道也入於道者已至於真空此所以奔逸絶塵而不可以及也知於道者未達於真空此所以趨步馳騁而瞠若乎後也不可以及則獨為於聖人瞠若其後則可以繼聖人此仲尼所以為萬世師而顔回所以為於亞聖也

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

孔子待物以其誠故不言而信也接下以其忠故不比而周也無爵而物最故無器而民也無位而物歸故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此夫子之所以聖者

歟

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忘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真宰之造物我所以受其成形而為我矣受其成形

而不可以移易待其終極而後止此未足以免於憂累也故聖人達觀而忘其形所以無我而已矣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于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汝議乎其將

夫物之初者無有也無有者道之真體而與物不耦

矣老聃所以遊之宜乎孔子稱其形體如槁木似遺

物離人而立於獨也夫離人者出於非人之域也立

於獨者入於天而一也此老聃所以神妙歟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

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

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

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

也且孰為之宗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生於陰陽陰陽分而道著然獨陰不可成而獨陽不可生必在交通然後萬物生成矣故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夫天陽也地陰也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見陰陽交通之地也

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

能全於道者所以能全於命命全則為樂莫大焉此

老聃所以有至美至樂之言也夫道者天下之至美也命者萬物之至樂也至美出於道而視之不見也至樂出於命而聽之不聞也惟能入道則可全命惟能有美則可以有樂二者非至人不能備之矣故曰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

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淵行少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胷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

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

天地萬物同出於道而得一也人能明得一之妙則無為無為則無我無我則形骸如遺土死生為往來皆不能為累於我矣豈得失利害可以介蔕於心歟

故曰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

則四支百體皆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

之能滑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顔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玦傳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

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百里奚爵禄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

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頿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斔斛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斔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

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顔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夫魯國之多儒周邦之多臣及其所得則乃一儒一丈夫矣故魯得一儒而哀公問之國事則千轉萬變而不窮周得一丈夫而文王授之邦政則四境諸侯

無二心是二人者得於心者充足而為於外者有餘

所謂全才而徳不形故莊子言於此篇矣

列禦冦為伯昬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昬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髙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髙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冦而進之禦冦伏地汗流至踵伯昬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黄泉揮

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至人者潛行而不窒所入而皆得放心於天地之外而不入於形器之內忘於危險而豈有憚慴歟此伯昏無人所以言其闚青天潛黃泉揮斥八極而神氣不能變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

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刦伏戲黄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况爵禄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

已愈有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至人者以形骸為寓寄生死為往來而況爵禄軒冕之外物乎此孫叔敖所以三仕三去而無榮華憂色也夫爵禄軒冕物之來寄也其來不可却其去不可止來去在彼而不在我故曰吾以得失之非我也得

失之非我則又何憂喜於其間故曰而無憂色而已矣此叔敖之能忘於外物孔子所以引古之真人而稱之也

知北遊篇

夫窈冥寂寞希夷微妙者至道之真體體固不可以情求不可以智窺惟以無知而為得矣莊子因而作知北遊篇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

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黄帝而問焉黄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黄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黄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

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

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夫智者言其陽明也北者言其陰晦也能不用明而

自晦則入於至道之妙也故曰知北遊於玄水之上隱弅之丘適遭無為謂焉故無為者未免於有為也未免於有為則豈足以知道此所以不答知之所問也智以無為之不答復之陽明而所以決其所問焉故曰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白水之南者言陽明也狐闋之上者言中心疑而不果也狂者言其有所取屈者言其有所伸亦未為於無為也未為於無為則亦不足以知於道此所以答智以

予知之將告若之言也智以二子皆不知道也非聖人不可以明故復之帝宫而問黄帝焉黄帝者聖人也足以知其至道矣夫何思何慮者無心也何處何服者無體也何從何道者無方也無心所以言至虚無體所以言真空無方所以言至妙至虚者道之所集也故曰則知道真空者道之所存也故曰則安道至妙者道之所在也故曰則得道此三者非聖人不能以知之故黄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無

為狂屈者皆莊子製名而寓意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令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為巨未離其内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

觀於天矣

知道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天地自道而生而未嘗諭人以覆載之功四時隨道而行而未嘗告人以寒暑之期萬物由道而出未嘗語人以生成之理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四時合其序曲通萬物之情而與道冥會未嘗諄諄然以諭人矣故曰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者任其自然而無所為也大聖不作者付之自成而無所作也此至

人聖人合天地之不言也故曰觀於天地之謂也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正汝形者使之無勞汝形也一汝視者使之不見可欲也無勞汝形則形全也不見可欲則精復也形全

精復則與天為一矣故曰天和將至攝汝知者使之無思無為也一汝度者使之不益不損也無思無為則反朴也不益不損則全純也反朴全純則其神不虧矣故曰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者游於自得之場也道將為汝居者處於至虛之域也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所謂復歸於初也此皆入道之真理故齧缺遽悟而心得之此所以聽言未卒而睡寐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

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缺傳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

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
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
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
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
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
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
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
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

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醷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果蓏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

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其天袠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夫老明神人也其妙所以無方而其深所以不測與孔子之言道則自精而至於粗自無而至於有故首言昭昭生於冥冥而終言形之不形夫昭昭生於冥

冥者所謂天地生於混成也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人倫然後有萬物而君臣帝王之道無有不備此道之生成如此也然而道不可辯也辯之不若不辯也故曰辯不若默道不可聞也聞之不若不聞也又曰聞不若塞不辯不聞則無為而心得矣故曰此之謂大得此老聃與孔子之言道而始終之序如此也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

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

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妸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妸荷甘日中奓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嚗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堈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

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道者萬物之所道也在體為體在用為用無名無迹而無乎不在故自有而觀則足以知其徼自無而觀則足以知其妙虛靜寥遠而無有終始此道之至妙之理也東郭子不知其然而問道之烏在所謂蔽於一曲也蔽於一曲則不能知道之深遠故莊子荅之以無所不在也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内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嘆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

夫道無所不在天地萬物由之而後成不可以言不

可以拘而已矣故聖人知之而不言得之而不拘此無窮荅泰清以不知也夫不知者深知也深知者得之於内也此無始所以有不知深矣弗知内矣之言也然泰清以無窮真不知道也故復問於無為無為者未免於有為是以荅泰清以吾知道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也夫知之者知淺也知淺者得之於外也此無始所以有知之淺矣知之外矣之言也然無窮者無有其極也無始者無有其初也此二子

所以能知於道矣故泰清所以遽悟而興於歎也

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

道聽之不聞也故曰道不可聞視之不見也故曰不可見摶之而不得也故曰不可言可聞則非為其道也故曰聞而非也可見則亦非為道也故曰見而非也可言則又非為道也故曰言而非也夫不可聞不可見者無形之形也故曰知形形之不形乎不可言

者無名之名也故曰道不當名此無始所以能明於
道乎
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
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
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
太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夫道至妙而不可問無形而不可言故曰道無問問
無應既無問而強問之是所問有終始極矣故曰無

問問之是問窮也旣無應而強應之是所應得之於外矣故曰無應應之是無內也無內則所知不深矣終極則所見不廣矣如此則安能通達於無盡之外而明了於太初之初逍遙於廣莫之野放縱於無何有之鄉歟故曰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此無始所以復諭泰清以道不可言也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

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光曜者言其明智也無有者言其真空也以明智而

求真空則所以止知粗徼也故曰孰視其狀貌然而知粗而必至於精知徼而必至於妙故光曜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摶之而不得所謂至於精妙也至於精妙則自知其學不及矣故曰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夫真空之妙理蓋自無而得之矣非由學而後至也故曰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此莊子寓言至道之妙於二子矣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

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

是者也

昔之昭然者與道冥會也故曰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者求則愈惑也故曰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者道之妙體也達於道之妙體則入於不生不死之域此仲尼所以未待冉求之對而言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

内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囿黄帝之圃有虞氏之宫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䪠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

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

外化而内不化者心得於道而體自冥合也内化而外不化者心務求道而體不順也與物化者一不化者蓋能與物齊同而抱一不變也安化安不化者任其自化而無使化也安與之相靡者無心與物而不與之靡刃也必與之莫多者贍足衣被而不為有餘也狶韋氏之囿黄帝之圃有虞氏之宫湯武之室者此言道為聖人之域而無心足以遊處也

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至言者不言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為者無為也故曰至為去為為二者非入於至道則安能去言去為矣是以言之於終篇

南華真經新傳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真經新傳卷十一至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董邦本

南華真經新傳卷十二

宋 王雱 撰

庚桑楚篇

夫能達於至道之妙者則處無為任自然不期於化而物自化此庚桑子之能若是矣莊子因而作庚桑楚篇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

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

夫老子之道以真空為體以妙有為用非至人孰能心得之庚桑子可謂至人而能達真空妙有之趣也故曰偏得老聃之道夫得於真空則至虛也達於妙有則至靜也虛靜無為則與天地同其流陰陽同其

和不迕於物而所居皆化此畏壘所以大穰也然而至人非求異於人而人所以自異之此畏壘之民所謂自異於庚桑子也為而不恃功成不居見寵而驚聞譽而懼此畏壘之民以豈穰由庚桑子之所致欲以尸祝社稷而尊事之楚所以聞而不懌也

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

往令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夫至人藏天真忘天機黜聰明棄智慮魄然忘其所為而任自然故曰尸居環堵之室也然而至人所居如此也不與物接而物亦不知其所然也故曰百姓狂猖不知所如往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為之祥且

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况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植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

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阫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魚陰類也獸陽物也陰隱而陽顯此物理之自然也庚桑子之弟子言巨魚巨獸而告庚桑子所以明其隱顯之理也然隱者自隱顯者自顯各守其極則不致於累儻隱過其極則為顯所制顯過其極則為隱所拘此亦勢之自然也故庚桑子所以答以獸離山

而罔罟制魚失水而螻蟻苦以其失隱顯之異也豈若各守其極而退藏於深眇乎以此見至人能冥其極而所以全身也

南榮趎蹵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耶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叄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

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趎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

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

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

全汝形者所謂不虧其形也抱汝生者所謂善攝生者也無使汝思慮營營者所謂無心於物也三者非至人不能具之矣

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内揵内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外内韄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

猶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如飲藥以加病也

夫耳目外也心智内也耳目用於外則心智蕩於内心智蕩於内則耳目用於外用於外者雖為有得而心智從而難制也故曰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内揵蕩於内者亦為有得而耳目從而難閉也故曰内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内外惑於所得而不能制其於道德難存矣故曰外内韄者道德不能持此皆有我之累也惟至人無我而外遺於耳目内忘於心智

入於真空自得之域而自古以固存此老子諭南榮

趎以至人之道也

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

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氷解凍釋者

衛生者衛全其生也能衛全其生則生所以常存故曰衛生之經也夫全生之道必先無搖汝精也故曰能抱一乎無搖其精則自得也故曰能勿失乎自得則能明禍福也故曰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明於禍福則不役於物也故曰能止乎不役於物則了達也故曰能已乎了達則忘彼而全形也故曰能舍諸人而求已乎形全則死生聚散不能為累於胷中所以

復歸於嬰兒也故曰能脩然乎能侗然乎能嬰兒乎復歸於嬰兒則聲雖發而專氣致柔也故曰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手雖握而非為有得也故曰終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目雖視而非用其明故曰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足雖行而非有所遂也故曰行不知所之身雖止而非有所作也故曰居不知所為與物齊諧而同其流此所謂全生之道也故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也

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恠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夫至人者與物為一而不異於人食其所食而樂其所樂虗心善應而事莫能累無意於物而恠何能動

何思何慮而豈有其謀無心無為而非有於事往來無礙而自在圓通此至人全生常存之道也故曰是衛生之經也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

夫至人復歸於嬰兒則精全而神王也志廣而氣充也精全神王則與天為一志廣氣充則其明自照故

曰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宇者精神志氣之所宅也至人之精神志氣豈有移易乎故曰泰定也以其泰定則自然明照所以謂之天光也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

不見其誠巳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内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

全生之道學者不能學之也行者不能行之也辯者不能辯之也智者不能知之也惟絶學忘行去辯喪智任於自然則得之也故曰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

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所不能知至矣不能如此而強欲求為之則不惟傷生而自然之性命亦喪矣故曰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憯于志鏌鎁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閒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

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

夫全生之道必先虛心心虛則足以有容矣有容則物來而不拒不虛則不能容於物不能容於物則不能容於身不能容於身豈足以容他人乎故曰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夫不能容人則分彼我也彼我分則人疏而不依而人自為人爾故曰不

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此不能內虛其心也故心既不虛則志帥妄行而戕害其性命所以愈於利器矣故曰兵莫憯於志鏌鋣為下志帥妄行而氣亦從而亂則喜出於喜而毗陽怒出於怒而毗陰其為賊害尤甚矣安足以逃於形器之外乎故曰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然賊害其性命之甚者非為陰陽之所致由心不虛而喜怒妄出也故曰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

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黬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膍胲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為質使人以為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

之人也是蜩與鷽鳩同於同也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

生者從無而入有故曰出無本死者從有而入無故曰入無竅無本無竅則安有其形乎故曰無見其形無見其形則自然而出入也故曰是謂天門天門出於自然豈為有形乎故曰天門者無有也故無有者道之真體而萬物莫不背由之故曰萬物出乎無有無有豈以有而為有乎此萬物必由而已矣故曰有

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道既無有而復能抱一於無有則此聖人之所以藏用而任其無有也故曰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此莊子寓言道之至妙也

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

至禮無體故曰有不人至義無宜故曰不物至智無知故曰不謀至仁無愛故曰無親至信無質故曰辟

全五者皆以無為體則合於大道之妙矣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胷中則正正則静静則明明則虚虚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徹志之勃則志一也解心之謬則心虚也去德之累則自得也達道之塞則不蔽也志一則貴富難役也

顯嚴難威也利名難動也心虛則容動自安也色理自順也氣意自適也自得則惡欲不生也喜怒不出也哀樂不入也不蔽則去就必謹也取與必宜也知能必當也數者不能亂志謬心累德塞道則胷中所以正靜明虛而無為而為也故曰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胷

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道者至妙而尊於德也故曰道者德之欽也生者以適來而得之明也故曰生者德之光也性者至靜而

生之本也故曰性者生之質也性感物則必動也故
曰性之動謂之為為本人為則非得也故曰為之僞
謂之失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
人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
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一雀適羿
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
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

其所好寵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拸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謵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譽巳者所謂使人忘我難是也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者所謂使天下兼忘我難是也至於神人則其道合於天其用利於人鼓

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所謂無忘而已矣故曰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人能之

欲静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氣者静之所宅也心者神之所潛也平氣之所遣則必静也故曰欲静則平氣順心之所為則必神也故曰欲神則順心有為也能平氣順心則動非妄動而俟其感而後應也故曰欲當則緣於不得已夫感而

後應豈有心於萬物乎非聖人孰能至於此故曰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十一

南華真經新傳卷十二

宋 王雱 撰

徐無鬼篇

夫能平心順氣以道為務而忘於貧賤窮達則入於至人之域此徐無鬼之能若是矣莊子因而作徐無鬼篇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頋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

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掔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忘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絶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

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啟齒

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奥也善人之所寶也夫善人之所以寶於道則外所以忘其形内所以虛其心黜嗜欲忘好惡安於性命之情而所以寶全於道也不善之人則不然其於道也若存而若亡外所以不能全其形内所以不能虛其心充嗜慾專好惡決於性命

之情而其於道也豈實歟此魏武侯聞徐無鬼之言而起然不對也夫武侯之性中材也不可卒告以至道而宜先悅之以所好此無鬼所以有相狗馬之言也然無鬼非能相於狗馬也故寓入道之意於狗馬以狗之上質則若亡其一以天下之馬則有成材所謂若亡其一者以形全神王而能忘其身也所謂有成材者以德守泰定而不虧其本也能忘其身則無為不虧其本則無用無為無用則所以能入於道也

此無鬼寓意之若是而武侯不知其意而徒悅其言也故曰大悅而笑

令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

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賔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

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

先生久矣

夫天地之於人均受之性命均付之分極至於所養亦均也豈有間於尊卑長幼乎故曰天地之養也一魏武不知所然而殫天下之物以養形不足則勞神而營之故神愈勞而不能王形愈養而不能全安若外六骸而忘嗜慾遊心於逍遥之域則形神豈有不全乎

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脩胷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

乎用夫偃兵哉

夫道者無為之朴也兵者有為之器也聖人常無為而民自化所謂兵者置而不用也武侯不能無為而欲為義偃兵以愛民此無鬼所以荅之以不可也夫聖人以百姓為芻狗而不愛愛之而其民所以遂生也若以愛愛之則愛有不及而民憝心矣如此則適足以害之也故曰愛民害民之始也以義為外迹而不為為之而物之所以從順也若以可為而為之則

有不當而物必不順矣如此則適足用兵也故曰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不能如此而必愛而必為則治道安得而全矣故曰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

黄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黄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

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淩誶之事

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

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氷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絃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絃皆動未始異於聲而

音之君巳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蹢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其求鈃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蹢閽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鬬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大隗者况於大道也具茨之山者况於道體無為而寂然豈有為之聖可求歟此所以言七聖俱迷也惟

能放心專氣復歸於嬰兒則然後心得而知之矣故曰牧馬童子又曰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也夫知大道之真體則任於無為而已矣此所以答黃帝為天下則曰又奚事者則無為虛静而放心於自得之場氣馬无所適而已故曰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夫氣馬無所適則外物不能為累也故曰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此皆極於自然而天地萬物所以皆宗師此黃帝所以稱之為天師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

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皇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

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

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甞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

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

莊子之所言非得已而言之也非惠子不能知之惠子死則孰能知莊子之言矣此所以引匠石為況而

又曰吾無與言之矣

聖人幷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

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歅曰梱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歅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

未嘗為牧而牂生於奥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宎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令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

公之街終身食肉而終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貪禽者囂囂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覕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惟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

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為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

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

大人者德之所以充實也德之充實則處上而不貴功成而不居贍足萬物而不知其所用衣被天下而無得而為稱此大人之道若是矣故曰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夫爵謚者度外之物也名實者天下之虛器也大人豈有心於四者乎此莊子所以有無立之言也

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

神人者言乎其道也神人鼓舞萬物而不與聖同憂萬物所以自歸矣非由好而致之也故曰神人惡衆至

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

真人者言其性也真人不與萬物相親疎任於自得而守於純氣豈有逆於天下歟故曰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然真人不及於神人所以言之於次也

於蟻棄智於魚得計於羊棄意

於蟻棄智者不知羶以悅慕也於魚得計者退藏深渺以活身也於羊棄意者無心使物來慕也

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水其直也繩其變也循

以目視目者以明而發不明也以耳聽耳者以聰而覺不聰也以心復心者以靜而鎮不靜也如此則其平所以直其變所以正也故曰若然者其平也繩其

變也循非真人孰能與於此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菫也桔梗也雞壅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

夫真人者其性内直而不假於物也故任以自然而以待物也不以有為而亂無為也適來所以為時也適去所以能順也來則必知其暫去也去則必知其暫來也了然明達而始終無累矣故曰古之真人以

天待人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
得之也死失之也生
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
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脛
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
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攖
也恃源而往者也
至人者自知而不知人也自見而不見彼也故禍福

吉凶不能為之累矣大夫種者則不然知人而不自知也見彼而不自見也此憂禍足以為之累此莊子所以有鳩目鶴脛之言也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聽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

水生於土而不離於土也影生於形而不離於形也物出造物而不離造物也故曰水之守土也審影之

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然而土無意於水而水所以親也形無意於影而影所以生也造物者無意於物而物所以成也三者皆無意於相須也世俗豈能似之歟故目則必期於明也耳則必期於聰也心則必期於徇也故必期於明則是有意於明也必期於聰則是有意於聰也必期所徇則是有意於徇物也夫有意於聰明所徇則必致危殆之累也豈為相須之道乎故曰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

殉也殆

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為已實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

古之至人以多知為召禍之本也雖智而未嘗不喪智故禍之所以不能為之累也天下之世俗不能喪智而矜其智此禍之所以滋蔓也故曰禍之長也茲

萃然禍之所生也伏於福以順其功由大夫種始能成存越之功也故曰其反也緣功及其為累則固非朝夕之立至由大夫種終不免亡軀之悲也故曰其果也待久此由智之所召也世俗不知而反以智為身之至珍也何其蒙蔽之甚歟此莊子之所以悲也故曰而人以為已寳不亦悲乎

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

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

大一者大道也大陰者妙用也大目者至明也大均者常性也大方者常分也大信者不言也大定者不動也大道無物不由而無所不在也故曰通之妙用晦藏而無有不用也故曰解之至明見其所不見而不見其所見故曰視之常性受之各有極而無不順也故曰緣之常分得之各有限而無有不守也故曰體之不言則無有所期而必至故曰稽之不動無有

所易而固執也故曰持之此七者極道之妙也非聖

人不能與於此

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

盡有天者極於自然之妙而無為也循有照者緣於自明之理而反照也冥有樞者晦於運行之徼而不動也始有彼者自泰初之初有之也則其解之也似

不解之者識之而歸於不識也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者知之而歸於不知也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者虛而善應而無極也而不可以無崖者應物而不過其極也

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為

頡滑有實者所謂萬物芸芸各歸其根也古今不代者無古無今而未嘗更變也而不可以虧者不生不

化而無不成也

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無智則無惑有智則有惑道不可問而問之是惑也不可應而應之是以惑解惑也能無智則不惑也故曰復於不惑復於不惑則無問無應而反於自得也

故曰是尚大不惑

南華真經新傳卷十二

南華真經新傳卷十三

宋 王雱 撰

則陽篇

夫不能守正性冥至極惑於儻來之物而求進之不止此則陽之所以若是矣莊子因而作則陽篇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閲休彭陽曰公閲休奚為者邪曰冬則擉鼈于江夏則休乎山

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

夫至人者安於性命之情而遠於利害之塗見寵而驚聞譽而懼豈有心於富貴利禄乎則陽不能若是

而枉己以求進是以王果言公閱休之所以而抑之
也夫冬則擉鼈于江者所以順其天養也夏則休乎
山樊者所以全其天樂也天養順則可欲不能亂天
樂全則萬物莫能憂豈以寵貴而累心歟此公閱休
所為如此矣所謂入於至人之域也
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
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也
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

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閑休

聖人窮理而盡性樂天而知命其窮也放心於自得之場而食於不貸之田能使家人內樂而忘貧也其達也處於無敵之貴而據於利勢之崇能使王公忘已而失高也與物齊諧而其樂所以全故曰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與人無間而其真所以存故曰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不言而使人之守純故曰

或不言而飲人以和無人而使人之自化故曰與人

竝立而使人化敘明分守而不失其所宜故曰父子

之宜彼其乎歸居閒暇其形而均施其仁惠故曰而

一閭其所施此聖人為心之若是所以入於寥天也

故曰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惟公閱休能之故曰

待公閱休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

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

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

聖人達綢繆者所謂玄通徼妙也周盡一體者該徧萬物而與齊也而不知其然性者不以情求合於妙本也復命者歸於靜也搖作者至於動也以天為師者宗於自然也人則從而命之者所謂非常之名也

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

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
安之亦無已性也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
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
之臺縣衆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
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
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

聖人豈有心於愛人歟能以不愛愛之而其愛所以

該徧也愛該徧則物所以稱道其名所以興起也故

曰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人與之名則安有聞而不相告諭乎不相告諭則不知聖人之愛如此也故曰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然而聖人甕物而不為仁澤物而不為義其愛未甞有愛之之迹而物所以自遂其愛在於無有有無之間而莫窮其終矣故曰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

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

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傅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之名嬴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為之傅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内無外

夫聖人不知其自然故曰未始有天不為其使然故曰未始有人不求其始故曰未始有始能忘於物故曰未始有物與世推移而未嘗更守故曰與世偕行而不替所適皆至而未嘗不通故曰所行之備而不洫不求合於物而物自以來合故曰其合之也若何

此皆非聖不能如此矣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耻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行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内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

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

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

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聖人體道以無為虛中而應物故信出於不信而怒出於不怒天下不足以為累萬事不足以攖心克伐戰鬬豈行歟任之自得而已矣䰢瑩不能知於道有為於一時以信信人而人不能交信此田侯牟所以

背約也夫田侯之背約由其信出於信也瑩不自知而復怒是怒出於怒而人不震懾也瑩旣如此而犀首復欲請甲以攻之是以國為累而克伐戰鬭得行焉萬物從而拂亂矣宜乎華子使之求道也夫能求道則知於道知於道則然後入於道入於道則必任於無為任於無為則天下之大猶喪矣而況一國之小而豈能累我乎此惠子所以有蝸角之喻乎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

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

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

夫帥而不敢不正者政賤而不可不因者民也政以民為本民以政為基為政不可略而治民不可輕此長梧封人所以有勿鹵莽滅裂之言也夫為政治民則必有其道也耕田蒔苗則亦有其道也同出於道而所為小異此封人所以以耕耘而諭子牢也豈惟

為政治民同耕耘至於治形理心則亦同之而已夫能治其形者所以全其形也能理其心者所以虛其心也形全則神所以王心虛則氣所以柔如此則性命之本固存矣天下之世俗則不然逃其自然之質去其至真之性決性命之情亡所王之神役於外物而有為也何異鹵莽滅裂歟此心形之所以不全也故曰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為

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

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逺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

非五十九非也

夫至德之世上如標枝下如野鹿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故不尚賢則愚智不別而爵位不分不貴難得之貨則捐金於山藏珠於淵天下不知榮辱富貴也及至後世道散而德失尊尚者莫非賢而所貴者莫非貨天下知榮辱貴富而失性亡命以交爭此栢矩見辜之刑人而所以哭也故曰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此莊子寓意於栢矩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仲尼問於大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狶韋曰

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萬物出於機入於機機者道之妙本而衆妙之門視之不見而已矣故曰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

令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人合并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夫太公調之論道所謂自祖而至于精也故先言同異之合散山河之積合大人之合并内外之出入四

時之殊氣五官之異職文武之各異萬物之殊生然後至於無為而無不為豈不謂之自粗而至精歟夫大人并合而為公者以其混一風俗而無私也混一之道自外而格於人人知所向而不拘矣故曰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所向之道自内之所知能守其正而不違矣故曰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出於自然而非天所與也故曰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任之以公而非君可私也故曰五官殊職君不私

故國治文足昭武足畏非大人使之若是也故曰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生成而理不同非由道之所私也故曰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者天地之始也天地之始則無有無有豈得有為乎故曰無名故無為者非不為也為而不見其為也故曰無為而無不為

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

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隂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逺矣少知曰四方之内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太公調曰隂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

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覩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

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

天地陰陽由道而生也道先天地陰陽而豈天地陰陽可擬乎故以天地而比於道則天地乃形之所大爾以陰陽而比於道則陰陽乃氣之所大爾道出於氣形之外而無私於萬物其大可以物擬歟故因其所大而強名為道也故曰因其大號而讀之則可也

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

道體深眇動而愈出故曰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妙用贍足綿綿若存故曰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則未嘗有極無止則未嘗有息同萬物生成之理也故曰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此莊子言道之序也

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

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

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視之不見故曰道不可有生成不測故曰有不可無

道者萬物之所道以其可道而名道也故曰道之為

名所假而行道體至妙言默不足以盡之也故曰道

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之不言不默而心得之然後

達其妙本也故曰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南華真經新傳卷十三